

岳父是个老劳模

□ 刘兵

那年，岳父从农村参军，首长发现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被分配搞军械维修和保养。也就是从那时起，岳父爱上这一行，成了部队初出茅庐的土专家。

复员到地方，正值县第一棉纺厂成立伊始，厂长到处挖人才，岳父顺理成章地被抢进。经过在省城为期半年的技术培训，青春芳华一通百通的岳父破例当上了维修车间副主任。

县纺织厂的生产规模很大，各种大小纺织机有一百多台（套），维修和保养的任务很重。虽说是维修车间，实际上包括岳父在内也就四个人。主任是行政干部，技术只懂得皮毛，真正要解决问题得靠岳父和徒弟。岳父当时还是单身汉，吃住在厂里，以厂为家。他每天上班最早，但从没“按时”下班，背着工具包，到生产车间转悠，听机器的轰鸣声，观其运行状态。有时即使发现轻微的异响，也要操作女工停下来。如果小故障，当即抢修；遇到大问题，

趁着操作工调班，从仓库拖来配件，师徒俩连夜维修。岳父为人恭谦，技术精湛，对女工都一视同仁，随叫随到。他的踏实工作作风赢得领导和工友们的一致好评。

那些年，工厂兴评劳模，树立标杆，激励他人。参加工作第一年，岳父就被推举为厂劳模。“五一节”那天，职工食堂召开庆祝会，厂长亲自给他佩戴大红花，奖品是一只印字的白色搪瓷杯和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发表获奖感言时，岳父激动万分，由衷地表达了要感谢领导培养，干好本职工作，为厂里尽全力的决心。虽然言辞简短，但情真意切，引来阵阵掌声，也拨动台下纺织女工阿莉的芳心。阿莉找理由接近岳父，其照看的纺机好像总有“小毛病”。今天给他带碗青椒炒肉丝，明天又帮他洗工装。岳父本来也对这个操作能手有好感。他俩相互依恋，由工作期间的接触转为“线下”爱慕。后来，阿莉就成了我的岳母。

工作了快三十年，岳父年年是“厂红”，奖状一大片，他还被评为县里和省里的行业劳模。那个年代，劳模是普通劳动者的一项殊荣，寓意着他具备爱岗敬业，品行高尚，不看重物质上的待遇，技能突出，任劳任怨等特质。每次谈起往事，岳父总是对他的辉煌过往津津乐道，精神大振。后来改制，纺织厂被一家外资公司兼并。重组后，外资老板把像他这样的劳模和技术能手留下来。岳父又被培训，熟悉先进的纺织设备和保养要领。当了几年的维修顾问，岳父一直干到退休，重现了“劳模精神”的余光。

每年“五一节”，已是耄耋老人的岳父摩挲着发黄的奖状，品那只掉了瓷杯子里泡的浓茶，心里有些惆怅和失落，由此感叹不已：时代再怎么发展，生产技术再怎么先进，劳模精神不能丢。各行各业需要新型劳模不断涌现。榜样精神层面的感召力是无穷无尽的，可以助力整个社会更快的发展和进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一块手表

□ 潘伟

老乡

□ 寇俊杰

日月轮回。现在有些人又时兴戴手表、戴名表了。由此想到我在上学时买手表的事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城里上高中，为了掌握好上下课时间，我决定买一块手表。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父母以后，父亲沉着脸说：“我们是农村人，不要和城里人比，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工作，什么样的手表买不到？”

我知道，家里非常贫困，父母承包的几亩责任田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了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外，卖的粮食钱仅够上缴农业税和种地投入，我和弟弟的书学费全靠家里养的一头肥猪和十几只母鸡平时下蛋所卖的钱。我理解父母的难处，但我还是想买一块手表。

一天，我骗父亲说学校里要交补课费，向父亲要了50块钱。我从没有用过手表，不知什么牌子的手表比较好，就找同学小刘当参谋。因为刘同学不和我关系较好，他还是城里人，听说他从小上学时就戴上手表了，对手表一定懂得的比较多。刘同学得知我要买手表，他乐意当参谋。于是，我和他来到城里最大的一家商场的钟表柜台前，柜台里放着各式手表，在白炽灯光照射下熠熠放光，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觉得每块手表都很好，选了一块又一块，后经刘同学的推荐，我买了一块上海“宝

石花”牌手表，他说这个牌子的手表价格不贵，质量还好，我一看价格，只有50元，我就把它买了下来。

当我戴上这块崭新的“宝石花”手表以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回学校的路上，我的心情一直兴奋着。到了教室，刘同学把我买手表的事告诉了大家，同学们蜂拥着围了过来，这个把手表拿过去左瞧瞧右看看，那个把手表拿过来放在耳边细听，夸我这只手表表针响声清脆有力、质量好……我心里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幸福和激动。

戴手表的愿望是实现了，找什么借口再向父母要钱我可为难了，因为我这块手表刚买回不久，学校真的向我们收补课费了。那时50块可是很值钱的，因为我在校的生活费一个月也只有30多元！怎么办？补课费要交，手表还要戴，饭也还要吃，没得办法，我只好以没有生活费了为由向父母要了30元钱，不够的钱向同学们借，为了还上借同学们的钱，我开始减少每顿的饭量，每顿饭只吃一个馒头或一碗稀饭，忍受了一个多月饥饿之苦，终于将欠同学们的钱给还上了。

有了这块手表，我能够掌握好时间，对学习和业余活动进行合理安排。虽然因为买这块手表有一段日子没能吃饱饭，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我一次出差到省外，到了午饭时间，我就在街上寻找吃饭的地方。人地两疏的，我知道吃饭要到人多的小餐馆，那里一般饭菜实惠，还不欺客。我来到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烩面馆，要了一碗面，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这家餐馆除了顾客，只有两个中年人，看着像是夫妻。男的在门口做饭带招揽生意，女的负责端饭、收拾碗筷和收钱。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我竟意外听出了乡音，没想到，在远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地方，还真遇到了老乡，而且我断定，至少他们和我是一个县的，但看两人正忙碌，我也就没有打扰他们。

等吃完饭，我看店里的人不多了，就和他们聊了起来。果然，他们是夫妻俩，老家不但和我同县，而且还是邻乡，特别是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都惊讶。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虽不曾泪流满面，但还是感慨机缘巧合。他们出来打拼五六年了，刚开始在工厂打工，男的有做饭的手艺，后来就开了这家烩面馆。虽然很辛苦，但生意还不错，就是有些想家。我也向他们说了一些家乡新近发生的事。他们主动免了我的饭钱，但我还是执意把钱留下来，最后我们加了微信，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自己的朋友。分别时，他们在店门口看我走出好远，不停地挥手，像是和家乡告别……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不离家的人体会不到家的重要，即便是现在交通快捷、通讯畅达，但身处外地的孤独感却无法改变。异乡、异景、异人，这些身在异地的老乡，他们靠自己的辛劳，无疑给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身上，也无时不体现着家乡人的勤劳朴实，传播着家乡人的精神风貌。我的身边也有亲戚朋友在外地打工或工作，有的离家远，有的离家近，他们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才会回来，和我聊聊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有过在外地遇到老乡的经历。我发现他们对“老乡”的理解是很宽泛的。在县里，同乡即是老乡；在市里，同县即是老乡；在省里，同市即是老乡；在省外，同省即是老乡。不用说，如果在外国遇到中国人，也一定称为老乡，再有缘遇到同省、同市、同县的，那真是比一家人都亲！一句话，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们都是中国人；家乡音、家乡俗、家乡景，我们都是家乡人。

不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漂泊的艰辛，还是“万里他乡遇故知”的人生四大喜之一，之所以在外地遇到老乡能产生巨大的情感波澜，就是因为那团浓得化不开、永远也不会更改的乡愁在里面……

“烟”中父子情

□ 肖春荣

我爸抽烟，我也抽烟。自从爸妈搬来与我们同住后，家里就有了俩烟民，阳台成了我们爷俩喷云吐雾的战场，一边抽烟一边闲聊，阳台竟然成了我们沟通最多的场所。

这些年，妻子为我抽烟这事儿与我文武斗都斗过了，皆无效果。说实话，我也戒过几次烟，但坚持不了几天便复吸了，几十年的烟龄，身上的细胞都适应了烟味儿，猛然断了，浑身都不舒服，再加上朋友圈里都知道我抽烟，来来回回戒烟失败，大家也不把我戒烟当回事儿，照样“递烟”不误。内因外因都不配合，我也彻底抛弃了戒烟的想法。

我爸的戒烟之路更是曲折，我妈性子急、脾气大，我爸是典型的妻管严，但我爸在抽烟这事上，一点儿不含糊，任凭我妈天天嘟囔，他都充耳不闻，依然将抽烟进行到底。为了证明吸烟的危害性，我妈还领着我爸去医院体检，把肺部的片子让我爸看，我爸看了之后着实害怕了一个晚上，可是第二天又开始抽烟，不等我妈开口制止，就振振有词道：抽烟的多了去了，得肺癌的才儿人。我妈一气之下就没收了我爸的零花钱，我爸没钱买烟，烟瘾犯了便当着我妈的面在地上捡我抽剩下的烟头，被我妈看到后，又气又恼，就不再限制他抽烟了。

几年前，我生意滑坡，产品滞销，卖出的货款回收不上来，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去，为了还银行欠款，我将房子车子都卖了，一家人挤在两间厂房里。我愁得头

发白了一半儿，深夜睡不着，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当然囊中羞涩，只能买最便宜的烟抽。

那段时间，我爸老说他烟炎犯了，抽烟就难受，竟然奇迹般地将烟戒了。我爸戒烟成功后，并未和我妈统一战线，反对我抽烟。有时他还会去超市帮我买一盒好烟，偷偷递给我。我爸说，抽烟解忧愁，抽吧，等啥时候像我一样，身体有了反应，烟自然就戒了。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觉，便常常起床到外面走一走，透一口气。只要我一开房门，我爸便悄悄地跟出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抽完一支，他再递给我一支，我们父子俩就这样静静坐着，不说一句话，但我知道，这种无言中隐藏着父爱，让我感知到，困难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后来，生意渐渐好转，我爸告诉我，别抽便宜烟了，买好的抽，我爸给我推荐了一种香烟，比我以前抽的香烟细一倍儿，我爸说，这烟味道好，焦油含量低。我让我爸抽一支，我爸说，他这次是彻底戒烟了，再抽浑身难受。

我爸戒烟成功了，我向我爸取经，我爸笑笑，没有回答。后来听我妈说，那段时间和我爸见我经济窘迫，他戒烟完全是舍不得买烟，省下烟款补贴家用。我爸还对我妈说，我压力大，抽烟便由着我，千万别把他戒烟的真实目的告诉我，如果抽烟能分担我的忧愁，就让我抽吧。

我妈这番话，说得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爸五十多年的烟龄，戒烟无数次，却为了帮我省钱戒了烟。